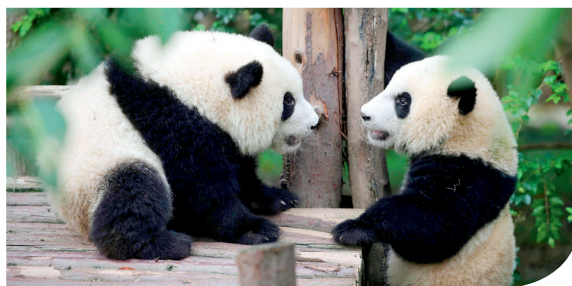


与珍稀物种告别

Farewell to rare species

■文 / 杨杰



和动物界珍稀的“明星”大熊猫、藏羚羊相比，“拟短月蕨”“单花百合”“滇螈”“异龙鲤”“大白鳞鱼”“茶卡高原鳅”的名字鲜为人知，但人们已经无法再见到活生生的它们。

而更令人黯然的是，若要给所有这些消失的物种建造一座“墓园”，连找齐它们的“遗像”“生卒年”等基本资料都很难。

“离别时分，遗憾的是，我们没有好好说再见。”少年派在结束漂流后，望着猛虎离去的背影念叨。

1916年，撰写《中国植物志》的传教士韩马迪在云南丽江采集了拟短月蕨，保存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。如今不仔细观察的话，这位104岁“高龄”的标本只是一小堆土块。眼下，只能从照片来想象它夭折姐妹拟短月蕨的芳姿了：纤小细软的身子呈黄绿色或褐色，爱栖息在潮湿的树干上，对茶树尤为痴情。

单花百合的标本则被收藏在爱丁堡皇家植物园。泛黄的底纸上花朵低垂，茎叶墨绿，花瓣砖红，如一对颌首多年的睡美人。可惜自然界没有童话，单花百合等不到苏醒的那天。在即将到来的夏日花期，这位美少女再也不能穿上清丽的黄绿色衣裙，迎接生命中最美的绽放。

如果说拟短月蕨和单花百合的离去是“开落空谷无人知”，那么“异龙鲤”的灭绝，就是一桩“家族惨案”。这种中国特有的鱼类本在云南异龙湖中常见，1981年4月的大旱中，异龙湖干涸达20余天，异龙鲤在此次灾难中全部灭绝。

离它不远处，生活在云南滇池水域的滇螈也因水污染、围湖造田和外来物种入侵等生存困境于20世纪

70年代末野外绝迹。滇螈皮肤黑橙相间，水润光亮，脑袋圆圆，四肢纤细，拖着条大长尾巴，像“萌版”蜥蜴，又像“炫版”娃娃鱼，昆明人就把这种体长12厘米左右的小东西叫“娃娃蛇”。20世纪上半叶，娃娃蛇还不时误入滇池的渔网，而老渔民的小孙子们，如今只能去博物馆或书籍中找寻这儿时记忆里的小伙伴了。

拟短月蕨细小得不起眼，单花百合孤傲地生长在海拔4000米的空旷地带，异龙鲤和滇螈活在高原内陆湖泊闭塞偏狭的环境中。它们无需人类欣赏，而人类的花圃或厨房里，也没它们的一席之地。

生物圈牵一发而动全身。专业的评估结论指出，人类活动导致的“生境破坏”是造成物种濒危的最主要原因之一。反过来，物种灭绝，也会给人类生存带来影响。

抛开这层功利的共生考虑，一个令人注意的现实是，对这些已逝的“地球邻居”，我们并没有掌握太多详尽的资料，例如一张高像素的彩色图片。直到最后，“墓园”的铭文尚残缺不全。

也有好消息，相比2004年，大熊猫的濒危等级由濒危下调到了易危；藏羚羊则调整到了近危，脱掉了“受威胁”的帽子。

几年前，一位不速之客闯入了甘肃插岗梁自然保护区。当地恰瓦村的村民发现了一只正朝村口河边爬去的大熊猫，而这是保护区成立10年来首次发现野生大熊猫。

不同于伤感和郑重的永别，哪怕一瞬间的“再会”也令人欣喜。看到有人站在对面时，这只健壮的大熊猫飞快地从路边陡坡窜到了下方的公路，在越过小河后，消失于密林深处。📷